

专访

导演刘进：我拍《理想之城》是想唤醒更多人睡着的理想

《这街4》回来了，街舞依然是街舞，但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。作为舶来品的街舞，在中国不仅蓬勃发展，还逐渐成为新的文化策源地，反向输出。

□ 蒋肖斌



《理想之城》导演刘进和演员孙俪在片场。



导演刘进

必须高度还原。我们可以有我们的美感，但它一定是符合行业属性的。在造型这部分，我觉得苏筱这个角色，应该是放到人堆里被淹没的，而不是说她是演员。

其次是置景。剧中，像天成建筑是一家粗放经营、经营不善的公司，所以它很老旧，呈现出一种陈旧感，有上世纪90年代的感觉。它原本不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公司，等到苏筱来了以后，才改变了气象。天成建筑整个光就会布得比较暗一点，除了呈现老旧感，还有一种压抑的气氛，这也是因为苏筱在天成时，正是她的至暗时刻。天科建筑因为有夏明，公司经营得好，所以风格偏现代、偏年轻一点，整个环境比天成好一些。再到总公司时置景添加了实木元素，以营造出大气稳重的感觉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《理想之城》中女主不化妆，穿冲锋衣、背双肩包，这也是出于真实感的考虑吗？

刘进：我们戏中演员的妆很淡很淡，基本上不化妆。真正工作在造价行业的人，有几个化妆的？天天跑工地，不需要化妆。

现在很多人已经被美图美颜彻底征服了，连照相都得美化一下，已经看不到真实的自己了，更看不到真实的社会。拍《理想之城》我就特别要求，尽量去还原真实，现实主义首先要写实。

《理想之城》播出后，我看到有人说女主角衣服好土啊，这也让我苦恼。作为演员其实都是脆弱的，女孩子都是要美的。孙俪这个演员令人敬佩之处在于，她服从戏的感觉，她是走人物的，她相信人物、相信戏剧。孙俪说：我不好看没有问题，因为我演的是角色，我塑造的是角色。这一点我特别喜欢她，也特别尊重她。

好的演员叫塑造，跟偶像不一样。孙俪是好演员，是真正的演员，她是在塑造角色，让观众忘掉孙俪，记住《理想之城》的苏筱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以往观众对都市职场剧的印象更多是光鲜、精致的。

刘进：对。现在大家经常说“悬浮”这个词，说一些影视剧拍的不是真实生活。我认为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属性，比如投行，看起来光鲜亮丽。但是这个社会中不只有这些光鲜亮丽高收入人群，还有普普通通过日子、上班族的上班族，咱们随便到地铁里、公交车上都可以看到，大部分老百姓就是很朴实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以女性视角拍职场剧是怎样一种体验？

刘进：我倒没有考虑女性视角的问题。现在我们都说社会平等，也就是男女平权，在企业里女性一样可以做董事长。社会层面，大家对女性的理解还是存

人物

孙俪：埋在办公室里的大女主



《理想之城》剧照

装；《理想之城》开播后，观众看到了一个更颠覆想象的“素颜大女主”——不化妆、冲锋衣、双肩包。

这样的角色造型是高度贴合真实生活的：苏筱的工作不用天天坐办公室，很多时候，她要跑工地，戴安全帽。所以，做这份工作的人，经常穿户外服，而且因为经常熬夜加班，她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自己的外形。

《理想之城》不仅表现了人性坚韧美好的一面，更揭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职场内幕。

我有时候会跟苏筱一样，问自己提问。就像苏筱后半段有一场戏是问爸爸，如果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，那还成功吗？苏筱在很多时候会在坚持还是放弃之间徘徊，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——造价表的干净就是干净。

通过拍摄《理想之城》，孙俪发现不能一味追求角色外形上的好看，就像我挑剧本一样，现在更多追求这部戏会给我的精神领域带来什么。

一场戏，苏筱转正后，跟闺蜜吴红玫撒疯、喝酒、跳舞、唱鸭脖，在露台上大喊大叫。这场戏，我回看了十遍，配乐特别好，场面特别激动人心。第一次看完成片后，我把剧里的配乐《追梦赤子心》和《火车驶向云外，梦安魂于九霄》来回听了两三天。

《理想之城》导演刘进追求写实化拍摄风格。一开始导演就跟我讲不要化妆，他恨不得连粉底都不要打。

孙俪后来感叹，应该听导演的，不要打粉底。现在的电视剧太高清了，有时候把片子放到大屏上看自己，我还能看到粉底的颗粒。我跟同事说，下一次再拍特别接地气的戏，如果需要我不化妆，我真的不打粉底，我需要更真实的状态。

在一种误区，比如后面剧情里汪明宇会说：女的一天到晚就会唧唧歪歪的，没完没了、啰哩啰嗦。这就是他对女性的一种误解。现在社会很多男性，对女性不是没有误解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建筑造价师在影视剧中算冷门角色，如何平衡这部戏的行业专业感与艺术创作？

刘进：《理想之城》的剧本做了很多年，我拿到剧本的时候，已经很成熟了，它在专业性上控制得很好。作为一部现代戏，要折射人心、折射社会，而职场剧所有的故事要围绕一个行业展开，这是你职业的地方，所以你要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。我们拍摄的时候，组里一直有行业顾问，每一个道具怎么做，图纸是什么样的，所有的事件都有依据。懂行的挑不出毛病，大家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可以继续研究，但是我们也不负责把这个行业介绍得多么清楚，一部行业剧毕竟不是纪录片、科教片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孙俪饰演的苏筱，一直坚韧前行。她身上那种职场打拼态度是你想表达的吗？

刘进：一个人想坚持想要的东西是很难的，不是说喊个口号就可以。你想坚持下来，真是要非常有韧性、非常努力地工作。你非常优秀，才会被发现，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感悟，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。苏筱一次又一次被打趴下，一次又一次站起来。有一场戏，是苏筱洗碗，看到一个小虫子挣扎在漩涡的边缘，一次一次要被水冲下去却显得特别顽强，始终拼命想办法逃生，后来苏筱把虫子捞出来放了。那一次，苏筱跟小虫子的互动，代表了在大城市里漂泊的很多人，他们都是在挣扎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职场剧具备哪些要素和特质，才能让当下的观众共情？

刘进：创作者要让所有的角色跟观众有互动、有共情，让观众有代入感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同时，职场剧要有真实感，在生活中，大家只能看见自己，看不见别人。《理想之城》展现了一个上帝视角，可以让观众在剧中看到自己的同时，也看到别人。

有一句话叫“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己”。我偏爱写实的题材，也是想在这方面有所表达，我觉得电视剧创作者，从事的是作用于人类灵魂的工作，应该要认真认真地下沉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努力创作更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。

有一次，孙俪穿了件非常普通的衣服，但因为袖子是红色的，就被导演要求换掉，他说颜色太艳了，他要把苏筱埋在办公室里，不能有主角光环。

后来，孙俪主动和化妆师沟通元素、造型。这场戏之前苏筱刚熬了个大夜，头发给我弄乱一点，黑眼圈不要补，痘印也不要遮。

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是在为角色服务。当你看到她的形、心都是合一的，这才是完整的人物。

对于其他人经常评价自己“孙一条”（指拍戏一条过），孙俪坦陈，她并不喜欢这个评价，或者导演只给自己一条的时间。

孙俪也不喜欢别人叫自己“孙一条”，因为好戏是需要去磨的，就像糙米脱壳，把身上的棱角和孙俪的想法磨掉，才能变成精致的大米，真正成为剧中人。

《理想之城》这部剧的片头字，是孙俪写的。我开工之前除了运动还要再写两个字，运动是打开身体，写字是安心，能让自己非常安静、安稳、安定地去做一天的工作。只有安静时候，才是力量最大的时候。

谈起自己理想的生活，孙俪表示，就是现在这样，有家、有爱、有工作。有爱，让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抵挡困难。

在一个黑屋子里，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互动体验，让观众沉浸其中。随着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多，有人困惑：从禁止拍照到策展时就已设置好网红拍照点，展览的角色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？

拍照还是看展？沉浸式展览让你沉浸了吗



北京《遇见敦煌》光影艺术展展厅内。视觉中国供图

的实验与实践。但常沙娜同时强调，在追逐文化流行的同时，我们不要忘记文脉的根基。

在这个展览中，取自敦煌石窟《鹿王本生图》的灵感，以动画重新演绎了九色鹿勇救落水人的故事，近乎实际尺寸大小的敦煌造像、壁画，通过光影展现，贯穿展览的音乐，使用了琵琶、箜篌、笛箫、鼓等与敦煌匹配的乐器。

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奚牧凉发现，近年来用声光电打造的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多，也经常和博物馆形成互动，比如湖南省博的马王堆汉墓投影，现代光影技术仿佛让观众重回2200多年前辛追下葬的那一天，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儿，观众看完之后会有更全面、更立体、更直观的感受。

在奚牧凉看来，参观沉浸式展览就像看一个演出，有特定的参观流程，一个一个场景地看下去；也像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快消品，给人带来更明确更强烈的刺激。去博物馆看一个展览，需要你有意愿主动去学习；去体验一个沉浸式展览，相对轻松。当观众更舒服地接受了沉浸式展览的预设后，还能不能独立思考，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

有的是幻灯片展，有的能让人惊心动魄

马昕创办的公司，在国内较早开始做沉浸式展览，在他的观察中，大约从2016年、2017年开始，沉

浸式展览呈现一个绝对上升的趋势，当时一个莫大的展览曾引发观者如堵。

沉浸式展览，从技术上来说是用数字的方式来呈现，这种形态此前在商业领域应用较多，比如车展、数码产品发布。当技术和艺术结合，一种新的展览形态就诞生了。马昕说，沉浸式展览刚在国内出现时，观众都感觉特别新鲜，过去看展约等于盯着更大的作品或者一件物品看，现在，观众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场景中，周遭的一切都动起来，还有音乐，甚至还有气味，带来全方位的感受，一个好的沉浸式展览能让人惊心动魄。

有需求就有供给，于是从2018年开始，沉浸式展览如雨后天春笋，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年轻人文化生活活跃的一线城市。质量可以说参差不齐，有的展览根本谈不上沉浸，就是一个幻灯片展。马昕说。

2018年，马昕做了一个沉浸式展览《你，我的缪斯》。从梵高到马蒂斯，呈现的是从梵高到马蒂斯的百年经典画作，视觉上，达到裸眼3D的效果，策展上，每个艺术家匹配独立的音乐，每个空间有自己的故事和气味。这个系列已经成为IP，迄今已经做了14位艺术家的展览。

随着看过的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多，观众自然开始明白，什么是好的展览，不好的自然会被市场淘汰。马昕说，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让线下展览一度停滞，但对艺术创作者来说，也是静下心来思考沉淀的机会。

马昕认为，一个好的沉浸式展览，除去IP这个观众各有喜爱的软性因素，还需要符合一些硬性条件：其一，一个封闭的、暗场的大型展厅，为展览提供物理空间；其二，一套好的投影设备，为光影效果提供技术保障。作为与科技密切相关的展陈方式，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。

拍照为观展的程序之一？

在年轻人聚集的问答社区知乎上，有人提问，从禁止拍照到策展时就已设置好网红拍照点，展览的角色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沉浸式展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转变。比如，在798的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90后女孩杨荟琰想起2019年8月初的那个午后，在北京文艺青年汇聚的艺术街区798，她为了看一个由某著名互动艺术团队打造的光影艺术展，花了一百大几十的票价，单程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户外排了几十分钟的队，最后在展厅里只待了一个小时。现场效果和宣传照有很大出入。照片上像是爱丽丝漫游仙境，现场像去了趟菜市场。人太多了，啥情操也没陶冶到，只看了个热闹。

当然，也有美好的回忆。杨荟琰在故宫博物院看过互动艺术展《清明上河图3.0》，观众以第一人称体验北宋都城汴京的烟火百态，成为长卷中的人物，让人看完后许久念念不忘。

看展，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，沉浸式展览近年则成为网红。在一个黑屋子里，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互动体验，让观众沉浸其中。随着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多，也有人提出困惑：展览真的能让人沉浸吗？观众是来拍照还是来看展的？

追逐文化流行，不忘文脉根基

在内容方面，我希望看到动漫类的，比如啦啦A梦、龙猫，还有高品质的文物展。在技术层面，希望沉浸式展览能够布景精致、投影清晰、有良好接待能力。杨荟琰说，自己去沉浸式展览，期待的是让自己放松的愉悦环境，同时能学到知识。

杨荟琰的想法，代表了大多数普通观众的心声，所谓寓教于乐。

在搜索引擎键入“沉浸式展览”，近日正在展出的就有《你，我的缪斯》《遇见敦煌》光影艺术展等多个大型展览。

《遇见敦煌》由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担任艺术顾问，她自幼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，致力于将古代壁画的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结合。在她看来，艺术与科技结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，可以快速让更多人了解丰富的文化。光影艺术展，就是一种新

有人戏言，上一次看到这么多高专业水准的外国年轻人在台上竞技，还是在《汉语桥》；这一次，是在8月14日开播的《这！就是街舞4》（以下简称《这街4》）。《这！就是街舞》自2018年开播，前三季的豆瓣评分保持在8.6、8.8、8.4，在综N代容易一代不如一代的魔咒下，保持着水准和口碑。但街舞综艺还能怎么玩，依然是观众在每季结束后的好奇。《这街4》回来了，街舞依然是街舞，但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。

《这街4》首次中外融合，开启了国际精英挑战赛的新模式。此前三季也有外国选手，但只是几个人各跳各的，这一季，来自瑞士、法国、越南等国家的舞者纷纷加入，首先在国别做到了国际化，更重要的是，选手们真正做到了同台。

全新改革后的赛制，也在为融合这个主题服务。第一阶段初见面，无论是谁，都先来展现下自己的风格和水平，大家互相认识认识；第二阶段有个有趣的环节，中文歌，每个小组都要表演一个中文歌的作品，这就需要中国舞者向外国舞者解释这首歌曲的含义，理解之后才能谈如何用舞蹈诠释。看到这里，有没有大学课堂分小组做presentation的即视感；第二阶段只是初融合，到了第三阶段，已经正式成队的选手们，就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融合任务。

《这街4》导演陆伟说，最终总决赛想要呈现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冠军，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世界街舞联盟，更希望在比赛结束后，这些舞者回到他们的国家，传播这次经历。几年后，也许就会有更多年轻舞者源源不断地再来参加下一季节目。

《这！就是街舞》前三季曾在欧洲、美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家地区播出，而《这街4》上线，就推出了9种语言字幕。作为舶来品的街舞，在中国不仅蓬勃发展，还逐渐成为新的文化策源地，反向输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《这街4》不仅是出海，它想在海上。

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反差萌，曾经是综艺节目的一个重要看点。外国选手或嘉宾的加入，往往承担这几种功能：以外国人的身份，带来鲜活的视野和观点，节目在讲述异域、谈论中国时，更具可信度和趣味性。比如《世界青年说》（非正式会谈）：以会说中文的外国人的身份，使节目呈现出多元化的气氛，而如果参加节目的全是高专业水准的外国人，那就可能是一档目的明确的节目。比如《汉语桥》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。

所以，在很多综艺节目中，外国人最重要的特征是“外国”，他们或者以一个群体的形式出现，或者站在中国选手的对面，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评价，只是，在国别之间、文化与文化之间，泾渭分明。

《这街4》可能是个新的开始。人数不必多说，赛制多有创新，外国选手的专业水准也是这些年来最高的。法国的popping（震感舞）舞者Nelson，拿过三届JD Popping组全球总冠军；两支殿堂级Locking（锁舞）双人组合Hilty & Bosch（HB组合）、Gogo Brothers，均以选手身份参赛。一个细节，Gogo Brothers的父亲Tony Gogo，就是锁舞舞种的创始人之一，他也以评委身份列席。

事实上，无论对于节目创作者、选手，还是观众，平视，是最佳的视角。竞技综艺当然有竞争，但竞争不是征服，不是一种文化超越另一种文化，而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。就像陆伟说的，自己不会刻意强调这个选手是哪个国家的，或者特别指出这个舞种哪个国家最厉害，这不是节目要表达的。舞蹈没有国界，只是在不同文化下发展出不同分支，而在《这街4》的舞台上，它们重逢了。

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该是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。如果让《这街4》来具体表现这句话，观众看到的，就是中国提供了一个舞台，不同国家、不同风格的选手们，来参加街舞比赛，独舞之后又组成舞队，这个过程中还吃着四川火锅唱着中文歌，最终携手走向新的进步，下回来！

或许下一季，以上种种都已不是新闻，而成常态，那就将会是综艺节目的新高度，更是文化出海的新航道。



法国选手布布在《这！就是街舞4》跳中国传统名曲《金蛇狂舞》

看

平视